

文選李善注

卷二

大藏經

卷之三

文選卷第三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京都中

京都有三卷此卷居中故曰京都中

東京賦

東京謂洛陽其賦與班固東都賦同意

張平子

薛綜注

安處先生於是似不能言撫

士禹

有閒謂有頃之閒也

先生聞公子稱西京奢泰之事心怪

其所貴者謂違禮失道故愕然有頃乃能言也

也

言何處有此先生蓋虛假之也論語曰孔子似不能言者孟子曰夷子撫然爲閒也趙乃莞爾而笑曰若客所謂末學膚受貴耳而賤

岐曰撫然猶悵然也

先生聞公子以西京爲貴以東爲賤

也

善曰論語曰莞爾而笑又曰膚受之遡桓

子新論曰世咸尊古卑今貴所聞賤所見

苟有曾而無心不能節

目者也莞爾舒張面目之貌也未學謂不經根本膚受謂皮膚之不

經於心曾貴耳謂東京先生笑公子以西京爲貴以東爲賤

也

善曰論語曰莞爾而笑又曰膚受之遡桓

子新論曰世咸尊古卑今貴所聞賤所見

苟有曾而無心不能節

之以禮苟猶誠也言賓誠信曾臆之所聞而心不能以禮節度其可

否也善曰韓詩曰鄙野之人僻陋無心也論語曰不以禮節

之賈逵國語注曰節制也宜其陋今而榮古矣言人不能以禮節度其事情者固

宜薄陋今日之事而以此所聞古

文選卷二十一 中華書局聚

事爲榮貴也。善曰：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由余以西戎孤臣而憚。苦繆穆公於宮室，臣謂孤陋之臣也。善曰：史記曰：由余本晉人亡入西戎，相戎王使來聘秦。觀秦之強弱，穆公示以宮室，引之登三休之臺。由余曰：臣國土階三尺茅茨，不翦寡君猶謂作之者勞，居之者淫。此臺若鬼爲之，則神勞矣；使人爲之，則人亦勞矣。於是穆公大慚，鄭玄禮記注曰：凡穆或作繆哩如也。猶嘲也。如之何其以溫故知新研覈是非近於此惑？如奈也覈實也。由余但西戎孤陋之臣耳，尚知非秦宮室之大如何？公子雅好博古溫故，知新之德當審實事理之是非，而返惑於此事論語曰：溫故知新可以爲師矣。王褒責羣奴曰：研覈否臧。周姬之末不能厥政，政用多僻。幽厲二主周末世之王多邪僻之政也。善曰：毛詩曰：民之多僻也。始於宮鄰，卒於金虎。宮室惑於褒姒，卒有禍敗也。金虎西方白虎神，王金金白也。善曰：應劭漢官儀曰：不制之臣相與比周，比周者宮隣金虎宮隣金虎言小人在位比周相進與君爲隣，貪求之德堅若羸。氏搏附翼擇肉西邑。嬴秦姓也周書曰：無金讒謗之言惡若虎也。嬴搏附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也。搏翼謂著翼也。是時也，七雄並爭，競相高以奢麗。齊楚秦也，爭謂各強盛而競相高，以奢溢將爲國好。不復顧於禮法也。善曰：荅賓戲楚曰：七雄虓鬪。史記張釋之曰：秦以苛察相高尚，書曰：弊俗奢麗也。楚築章華於前，趙建叢臺於後。左氏傳曰：楚子成章華之臺於乾谿。一靈王起叢臺，太子圍之。三月於後，在六國之時。善曰：鄒陽上書曰：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袞服叢臺之下。臣瓊曰：在邯鄲城內也。秦政

利觜長距終得擅場

言秦以天下爲大場喻七雄爲鬪雞利喙長距者終擅一場也史記曰秦始皇秦襄王子名政

說文曰思專其侈以莫己若莫無也若如也言始皇所以思專擅專也

構阿房傍起甘泉三輔故事秦始皇上林苑中作離宮別觀一百四十六所不足以爲大會羣臣二世胡亥起阿房殿東西三里南北三百步下可建五丈旗在山之阿故號阿房也甘泉山名也戰國策范睢曰秦北有甘泉宮謂其下有甘泉水因以名之

善曰阿房甘泉已見上文結雲閣冠南山結連也雲閣閣名也高如雲故言雲三泉

齊冠覆也終南輔故事曰秦二世胡亥起雲閣欲與山山在長安南

征稅盡人力殫言征稅之賦盡於奢泰之用天下之

鄭玄禮記注曰征稅也然後收以太半之賦威以參夷之刑被

毛萇詩傳曰稅斂也凡數三分有二爲太半言秦造宮室作阿房宮收太半之賦韋昭曰

奢麗費用不足乃復收其太半之賦百姓賦稅不得者誅其三族漢書曰秦用商鞅之法造參夷之誅參三也謂滅三族也

其遇民也若雍氏之芟

周禮有雍衡草遇逢遇也

氏掌山澤芟除草菅既蘊崇之又行火焉

左氏傳曰周任有言曰若毛詩載芟載柞也

之杜預曰芟殺蘊積也崇聚也言秦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蘊崇

始皇酷虐百姓如芟草積而放火焉

史記曰秦皇更名民曰黔首謂黑

蹕籍厚地而已哉乃救死於其頸頭無知也蹕蹕恐懼之貌也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蹕蹕區區也謂地蓋厚不敢不蹕蹕累足也謂

此時之民非徒蹕高天蹕厚地而已乃晝夜畏死其頸善曰豈非也

老子曰聖人在天下悽淒焉國語
單襄公曰兵在其頸不可久也 鏃以就役唯力是視
謂不復知民有緩急與飢寒
唯力是視言所觀者唯力是求餘無所顧也百姓弗能忍是用息
肩於大漢而欣戴高祖忍堪也言秦天下之民若擔重物不得休息
疾子駟請息肩於晉杜預曰以負擔喻也國語曰祭公謀父曰商王大惡庶民不忍欣戴武王賈逵曰戴奉也高祖膺錄受
圖順天行誅杖朱旗而建大號膺錄謂當五勝之錄受圖卯金刀之語順天謂順天命而起又悟神姥之言舉朱旗而大呼天下之英雄與其定事也善曰春秋命歷引曰五德之運徵符合膺錄次相代周易曰順乎天漢書高祖立爲沛公旗幟皆赤故曰朱也周易曰渙所推必亡所存必固言高祖所推擊者使之亡所存者使之立項項之堅固善曰尚書曰掃項軍於垓下紙塗羽也垓地名推亡固存邦乃其昌掃項軍於垓下紙塗羽也垓地名漢王圍項羽於垓下羽聞四面有楚歌乃與數百騎走高祖使灌嬰追之斬羽東城紲猶繫也子嬰秦子嬰也善曰史記秦王子嬰乘素車白馬繫頸以組降於軼道旁也蘇林曰軼亭名在長安城東十三里 因秦宮室據其府庫因仍也據謂官吏所止爲府車作洛之制我則未暇作洛謂造洛邑也我高馬器械所居曰庫也

所圖越過不得禮法皆言不損之又損之然尚過於周堂

損減也
高祖雖數

老子曰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也觀者狹而謂之陋帝已譏其泰

而弗康觀視也陋小也康安也言觀者習見秦之夸麗睹今日之滅

將擊韓王信蕭丞相留長安營起未央宮立東闕前自

殿武庫太倉高祖見其壯麗怒曰何修宮室之過也且高既受命建

家造我區夏矣

高高祖也區區域也夏華夏也言高祖受上天之命建立國家制造區夏善曰毛詩曰文王受命作周也

鄭玄曰受天命以王天下尚書盤庚曰永建乃家用肇造我區夏

文又躬自菲薄治致升平之德

文帝也躬自菲薄謂儉約漢書曰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直百金曰吾

奉先帝宮室常恐太奢何用臺爲故文景之際號爲升平升平謂國

太平也善曰禹菲薄飲食孝經鉤命決曰明王用孝升平致譽

武有大啓土宇紀禪肅然之功

武武帝也

漢書武紀曰定越地爲南海七郡北置朔方等五郡故云大啓土宇

啓開也紀記也肅敬也謂登封泰山升禪肅然善曰尚書曰建邦啓

土毛詩曰宣重首威以撫和戎狄呼韓來享宣帝也漢書宣紀曰大啓爾宇用

宣帝能和戎狄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

願奉國珍毛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享獻也撫安也戎狄咸用呼韓並國名也左氏傳曰子教寡人和戎狄言宣帝能和戎狄咸用

紀宗存主饗祀不輟咸皆也紀錄也宗太宗文帝廟號也主木主言五世則廢今廟不遷毀其主各四時祭祀無止絕時善曰漢書景紀

曰高皇帝爲太祖廟文皇帝爲太宗廟言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

也鄭玄論語銘勳彝器歷世彌光經也彌益也銘勒也勒銘於宗廟
彝常也宗廟之器稱彝勳功也歷
之器于鐘鼎萬祀彌益光明善曰左氏傳臧武仲曰夫以大
伐小取所得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也字林曰銘題勒也今捨純
懿而論爽德爾雅曰純大懿美也爽差也今公子反舍四帝純大懿
爽德賈達以春秋所諱而爲美談春秋諱國之惡今公子反以爲美
曰爽貳也以春秋所諱而爲美談春秋諱國之惡今公子反以爲美
惡書之又云魯人曰公羊傳曰大惡諱之小
至今以爲美談也宜無嫌於往初故蔽善而揚惡祇吾子之不知言
也宜之言義也無猶不也祇是也今公子之義不嫌於蔽國之善揚
國之惡是公子之不知言也善曰說苑楚文侯曰邑中豪好蔽善
而揚惡可親問之論語子曰不知言必以肆奢爲賢則是黃帝合宮
無以知人也毛萇詩傳曰祇適也
 有虞總期固不如夏癸之瑤臺殷辛之瓊室也帝明堂以草蓋之名
曰合宮舜之明堂以草蓋之名曰總章言難公子黃帝等造此是守
儉也善曰尸子曰欲觀黃帝之行於合宮觀堯舜之行於總章章期
一也汲冢古文曰夏桀作傾宮瑤臺湯謂殷湯殫百姓之財殷紂作瓊室立玉門也湯武誰革而用師哉武謂武王
革改也言誰遣革改殷紂夏桀而用師哉以其奢侈淫放所以湯武
順天命而行罰之此譏西京公子也善曰湯武革命已見東都賦孔
叢子曰舜禹揖讓湯武盍合亦覽東京之事以自寤乎盍猶何不也
用師非相詭乃時也
自覺寤也言公子何不視東京之行事心自覺寤耶
且天子有道守在海外淮南子曰若天下無道守在四夷天下

下有道守在海外言四夷皆爲臣僕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道謂仁義也

綜作人

不恃隘害仁謂衆庶

也隘險也言要須擇任賢臣不以隘害爲牢固善曰周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也苟民志之不諒何云嚴險與襟帶苟誠也諒信也公子稱嚴險周固襟帶易守故今答曰誠使人不信何用周固反易守乎善曰李尤函谷關銘曰襟帶咽喉也秦負阻於二關卒開項而受沛負恃也卒終也言負二關以爲牢從武關入項羽從函谷關入善曰漢書曰沛公使兵守函谷關項羽使黥布攻破之至戲下又云沛公攻武關入秦應劭曰武關秦南關彼偏據而規小豈如宅中而圖大彼謂秦也據依也言彼秦偏據關西所規近在二關之內故云小也

豈如東京居天地之中所圖者四海之外善曰尚書曰自服于土中孔安國曰洛邑地勢之中孔叢子曰子貢謂東郭充曰今子位卑而圖大昔先王之經邑也先王謂周成王也呂氏春秋曰周成王也善曰毛萇詩傳曰經度也掩觀九隩靡地不營掩猶及也九隩謂九州之內也靡地不營謂徧求之卜瀍澗及黎水皆不吉善曰新序曰營度也九隩合道四海也土圭測景不縮不盈鄭玄曰土度也縮短也盈長也謂圭長一尺五寸夏至之日豎八尺表日中而度之圭影正等天當中也若影長於圭則太近北圭長於影則太近南近總風雨之所交然後以建

王城總猶括也王城今河南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乃建王國也審曲面勢審度也謂審察地形曲直之勢而建王都善曰周禮曰或審曲面勢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鄭司農曰察五材曲直方

面形勢泝素洛背河左伊右瀍泝向也洛洛水河黃河伊伊水瀍瀍水舍曰尚書曰予朝至于洛師卜淵上洛山伊出陸渾山瀍出河南北山西阻九阿東門于旋謂東有旋西南十數里阪形周屈故曰于旋善曰穆天子傳曰天子西盟津達升九阿郭璞曰旋今新安縣十里有九坂阻險也阿曲也其後太谷通其前孟津四瀆之長故武王爲諸侯約誓於其上尚書曰東至于盟津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爲津太谷在輔氏北洛陽西也洛陽迴行道乎伊闕邪徑捷乎轘記曰太谷洛城南五十里舊名通谷迴曲也捷邪也謂大道迂曲乃當伊闕轘伊闕山名也轘轘阪名也迴曲也捷邪也謂大道迂曲乃當伊闕之外邪徑趣疾當歷轘轘害曰賈逵國語注曰道由也史記吳起曰桀之居伊闕王逸楚辭注曰捷疾也左氏傳注曰捷邪出也漢書曰沛公從轘轘薛綜曰轘轘坂十二曲道將去復還故曰轘轘臣瓚曰日在緜大室作鎮揭竭以熊耳大室嵩高別名也揭猶表也言以嵩氏東南大室作鎮揭竭以熊耳高之嶽爲國之鎮也復表以熊耳之山善曰郭璞山海經注曰大室在陽城縣西羽獵賦曰揭底柱輶流以崇山熊耳山名也尚書傳曰熊耳山在宜陽之西也

鐸徒以大伾底柱山名也在河東縣東南向居河中猶柱然也輶止河南梁縣界中也黑丹石縕謂黑石雜色也言溫液卽湯泉之流黑丹石縕之所出善曰孝經援神契曰德至于山陵則出黑丹張揖子莊子曰天子之劍以周宋爲鐸溫液湯泉黑丹石縕之可以除病在口也言大伾之險同乎劍口也溫液湯泉黑丹石縕言泉水如湯浴莊子曰天子之劍以周宋爲鐸溫液湯泉黑丹石縕之可以除病在河南梁縣界中也黑丹石縕謂黑石雜色也言溫液卽湯泉之流黑丹石縕之所出善曰孝經援神契曰德至于山陵則出黑丹張揖子虛賦注曰玄屬黑石可用磨也王鮒岫居能來鼈三趾山有穴曰岫也王鮒魚名也

由南方來出此穴中入河水見日目眩浮水上流行七八十里釣人見之取之以獻天子用祭其穴在河南小平山舍曰周禮曰春獻鮒鄭玄曰王鮒魚之大者山海經曰陽狂水西南流注于伊水中有三足鼈爾雅曰鼈三足曰能宓妃攸館神用挺紀攸所也館舍也傳曰成王遷九鼎於洛邑卜年七百卜世三十後皆如其言故云神所挺紀謂告年紀之處也舍曰楚辭曰迎宓妃於伊洛王逸曰宓妃神女蓋伊洛之水精神龍圖授羲龜書異妙尚書傳曰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又曰天與禹洛出書謂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舍曰爾雅曰畀賜也史記禹姓姒氏召伯相宅卜惟洛食相視也宅居也惟有也食謂吉北舍曰尚書曰召公既相宅卜周公惟洛食孔安國曰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吉也周公初基其繩則直謂初造洛邑言召公先相宅卜之吉周公繩度之合於制度舍曰尚書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毛詩曰其繩則直毛萇直弘魏舒是廓是極萇弘周大夫也魏舒曰言不失繩直之宜也萇良弘魏舒合諸侯之經途九軌城隅九雉南北爲經途道也軌車轍也舍規也極致也謂二人率諸侯曰敬以致功規度王城三旬而立之善曰國語曰敬王十年劉文公與萇弘欲城周爲之告晉左氏傳曰晉魏舒合諸侯之經途九軌城隅九雉南北爲經途道也軌車轍也舍大夫以城周也經途九軌城隅九雉南北爲經途道也軌車轍也舍堂明堂也筵席也長九尺几俎也長七尺京邑翼翼四方所視也大舍曰周禮曰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京邑翼翼四方之極漢初弗之宅故宗緒中邑謂洛陽也翼翼禮儀盛貌言常爲四方觀翼翼然也舍曰毛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

圯宿

緒統也

圯絕也漢家不居於洛故宗廟之統中途廢絕也

巨王莽

也猾狡也閑候也豐隙也

神器帝位也言王莽因成哀無嗣元后秉政漢祚微弱篡處高位善曰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

韋昭漢書注曰

三十六八年謂王莽篡神器天子璽也歷載三六偷安天位

載年也

位一十八年也天位帝位也善

曰尚書曰于時蒸民罔敢或貳

於蒸衆也罔無也言是時衆民

天位艱哉

無敢有二心於莽者毛詩曰于時言

言尚書蒸

其取威也重矣威畏也重猶多也謂爲天下所畏己者多

民乃粒

矣善曰左氏傳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

霸我世祖忿之

世祖光武也忿恚疾王莽威重如此也

乃龍飛白水鳳翔參

所墟

謂南

陽白水縣也世祖所起之處也初爲更始

大司馬討王郎於河北北爲參虛分野龍飛鳳翔以喻聖人之興也善曰周易曰飛龍在天大

人造

授鉞四七共工是除授與也鉞斧鉞也四七二十八將也共工

也授鉞四七共工

是除霸天下者以喻王莽也六韜曰凡國有難

君召將以授斧鉞漢書曰顓

頊有共工之陣以定水災

攬槍

旬始羣凶靡餘

莽在位如妖氣之

宇乂寧思和求中

天地之內稱寓言海內既已乂安睿哲玄覽都茲

洛宮睿聖也玄通也言通見此

洛陽宮也善曰尚書曰睿作聖明作哲老子曰滌除玄覽河上公曰心居玄冥之處覽知萬物故謂

之玄覽王弼曰玄物之

極也廣雅曰玄遠也

曰止曰時昭明有融

曰辭也時是也融長也當止居是洛邑必有

昭明之德長久之道也善曰既光厥武仁治道豐止戈曰武謚法曰毛詩曰曰止曰時昭明有融既光厥武仁治道豐功格天下曰光武定禍亂曰武治合也豐盛也世祖既能止戈故登岱勒封與黃比崇謚光武言仁義之道大豐盛也善曰治霑也登上也岱泰山也謂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故封泰山勒功於石以紀號也黃黃帝也史記曰崇高也言世祖與黃帝比其尊號善曰史記曰黃帝封泰山禪云亭司馬彪續漢書曰建武三十一年乃封禪孔安國尚書傳曰崇尊也逮至顯宗六合殷昌逮及也殷盛也昌熾也顯宗明帝號也六合天地四方也善曰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高誘曰四方上下爲六合也乃新崇德遂作德陽崇德德陽皆殷名也崇德在東德陽在西相去五十步啓南端之特闔立應門之將將啟開也端門南方正門應門中門也善曰爾雅曰宮中門謂之闔洛陽宮舍記曰洛陽有端門毛詩曰應門將將毛萇曰將將嚴昭仁惠於崇賢抗義聲於金商崇賢東門名也金商西門名正之貌昭仁惠於崇賢抗義聲於金商也謂東方爲木主仁如春以生萬物昭天子仁惠之德故立崇賢門於東也西爲金主義音爲商若秋氣之殺萬物抗天子德義之聲故立金商門於西善曰漢書曰角爲木爲仁商爲金爲義也飛雲龍於春路屯神虎於秋方德陽殿東門稱雲龍虎門神虎金獸也秋方西方也飛雲龍也易曰雲從龍爲水獸春路東方道也善曰漢書曰東宮蒼龍又曰東方於時爲春宮殿簿北宮有雲龍門王逸楚辭注曰丸陳也漢書曰西宮白虎門有神虎門虎又曰西方於時爲秋宮殿簿北宮有神虎門建象魏之兩觀旌六典之舊章象魏闕也一名觀也旌表也言所以立兩觀者欲表明六典舊章之法謂懸書于象魏浹日而斂之善曰周禮

曰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

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舊章法令條章也左傳曰舊章不可忘其內

則含德章臺天祿宣明溫飭迎春壽安永寧

八殿皆以休令爲名美時君之德在應門之內

也飛閣神行莫我能形

言閣道相通不在於地故曰飛人不見行往

狀灌龍芳林九谷八溪

洛陽圖經曰灌龍池名故歌曰灌龍望如海

也灌龍芳林苑名九谷八溪養魚池

芙蓉覆水秋蘭被涯

音宜芙蓉荷華也秋蘭香草生水邊秋時盛也

草也被諸戲躍魚淵游龜鵠

音惟渚水渚也戲游也躍跳也毛詩曰

亦覆也

王在靈沼於物魚躍龜鵠類也凡此物

謂取有時非時則恣

永安離宮脩竹冬青

永安宮名也脩長也

之遊戲不驚動也

冬青謂不彫落也

陰池

幽流玄泉冽清

水稱陰幽流謂伏溝從地下流通於河也水黑色故

日玄泉冽清澄貌善

曰楚辭曰臨沅湘之玄淵毛詩

曰冽彼鶗兀鶗居

秋棲鶗骨鶗竹

交春鳴鶗兀鳥腹下白也又曰鶗鷺

下泉

鶗鷺郭璞曰鶗鷺似山鶴頭尾青

鶗七鳩麗

離黃關關嚙嚙

爾雅曰

鶗鷺郭璞曰鶗鷺似山鶴頭尾青

鶗七鳩麗

離黃關關嚙嚙

爾雅曰

黑色秋棲春鳴謂各得其性也

余鳩麗

離黃關關嚙嚙

爾雅曰

鶗鷺郭璞曰鶗鷺類也又曰鶗鷺鶗鷺黃也

於南則前殿靈臺鰈驪

郭璞曰鶗鷺黃黑也關關嚙嚙謂音聲和也

鳴鳩王

安福前殿露寢也靈臺臺名也鰈驪直

譏門曲榭邪阻城洫

譏門冰室門也

安福安福二殿名並在德陽殿之南譏移門曲榭邪阻城洫

室門也

臺有木曰榭阻依也洫城下池冰室

門及榭皆屈曲邪行依城池爲道也

奇樹珍果鉤盾垂所職

奇異也珍貴也

鉤盾今官主小苑善曰鉤盾五丞也爾雅曰職主也西登少華亭候修勑登升也並有亭有候也修治也勑整也謂西園中有九龍之內寔曰嘉德九龍本周時殿名也門上有三銅柱少華之山九龍之內寔曰嘉德柱有三龍相糾繞故曰九龍嘉德殿名在九龍西南其戶匪雕匪刻手詩曰西南其戶不雕不刻尚質我門內也西南其戶匪雕匪刻也言殷舍之多其戶或西或南也我后好約乃宴斯息我后謂明帝也宴安也息止也善日周易曰君子以嚮晦入宴息也於東則洪池清蕪語濱水澹澹徒內阜川禽外豐葭菼洪池名也在洛陽東三十里饒蘆亂也善曰漢書音義應劭曰蕪在池水上作室可用棲鳥鳥入則捕之高唐賦曰水澹澹而盤紝說文曰澹澹水搖貌也爾雅曰葭葦也菼薈也五患切獻鼈蜃與龜魚供蝸古蒲與菱芡花蠶佳與菱芡螺也菱芡也周禮曰春獻鼈蜃秋獻龜魚祭祀供蝸贏鄭玄曰蜃大蛤也杜子春曰蜃蟠也蝸與蠶同禮記曰蝸蠶而旅食周禮曰加籩豆之實有菱芡也其西則有平樂都場示遠之觀平樂觀名也都謂聚會也爲大場於上以作樂使遠觀之謂之平樂在城西龍雀蟠盤龍雀飛廉也天馬銅馬也蟠蜿半漢皆安迎取飛廉并銅馬形容也善曰華嶠後漢書曰明帝至長置上西門平樂觀也觀皆合於禮故奢不規摹也未及侈儉而不陋言皆合於禮故奢不至陋也規遵王度動中得趣規摹也至侈故儉不至陋也於是觀禮禮舉儀具具足也言觀王

之光明禮儀皆備具也善曰左經始勿亟居成之不曰勿猶不也亟
氏傳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人子來毛萇曰經度也又曰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猶謂爲之者勞居
日言不用一日卽成之善曰毛詩曰經始勿亟庶人子來毛萇曰經度也又曰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猶謂爲之者勞居
人子來毛萇曰經度也又曰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猶謂爲之者勞居
之者逸勞苦也逸樂也善曰賈子曰翟王使使者之楚楚王饗客於章華之臺楚王曰翟亦有臺乎使者曰翟王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猶以作者大勞居者大逸也
不斲猶以作者大慕唐虞之茅茨思夏后之卑室唐唐堯也虞虞舜
勞居者大逸也夏后夏禹也善
曰墨子曰堯舜茅茨不翦采椽不刊說文曰茅乃營三宮布教頒班
茨蓋屋也論語云禹卑宮室而盡力於溝洫也復福廟重屋八達九房複廟重
常典也所以行教化布典禮之宮也複謂宮室之飾圓者象天方者則地也鄉方也
屋重棟也謂明堂廟屋前後異制善曰禮記曰複廟重檐達鄉謂天
子廟飾也大戴禮曰明堂九室而有八牖然九室則九房也八牖入牖八
達規天矩地授時順鄉言頒政賦教常躋時月而居其方月令曰孟
子廟飾也大戴禮曰明堂者上圓下方范子曰天者陽也
規也地者陰也矩也三輔黃圖曰明堂方象地圓象天又曰明堂順
四時行造舟清池惟水決決央造舟以舟相比次爲橋也毛詩曰
彼洛矣惟左制辟雍右立靈臺言德陽殷東有辟雍於西有靈臺謂
水決決中央者曰辟雍司歷紀候節氣者曰靈臺也因進距衰表賢簡能則舉而用之衰減者拒而
退之謂擇賢以大射所以表明德行簡錄其能否謂辟雍也善曰尸
子曰治國有四術一忠愛二無私三用賢四簡能爾雅曰簡猶擇也

馮皮相息觀祲

浸祈禴絲禳災

善曰周禮曰春官宗伯馮相氏掌歲日月星辰之位辨其災祥以爲時候

鄭玄曰馮乘也相視也祲謂陰陽氣相浸漸以成災也祈求福也禳除也災禍也謂求祈福而除災害也爾雅曰禴福也鄭玄周禮曰却

變異於是孟春元日羣后旁戾尚書曰正月元日舜格于文祖孟春

曰禳於是孟春元日羣后旁戾正月也元日正日也羣后公卿之徒

也旁四方也戾至也言諸侯正月

一百僚師師于斯胥泊尚書曰百僚師師百

僚謂百官也師師謂相師法也胥相也泊及藩國奉聘要荒來質

緼曰言元日百官於此相連反而來朝賀也

謂王侯藩稱國也言要荒之外所奉聘令者盡來朝見

善曰周禮曰鄭司農周封曰顯明功臣以鎮藩國

鎮服外五百里曰藩服魏相上封曰顯明功臣以鎮藩國

周封曰顯明功臣以鎮藩國

禮注曰衆來曰頫寡來曰聘尚書曰五百里要

服又五百里荒服漢書曰樓蘭王遣子質漢也

具惟帝臣獻琛執贊書曰百蠻執贊周禮曰以六禽作六贊

鄭玄曰贊之言至也所執以自致也

當觀乎殿下者蓋數萬以二觀見也言於此之時當入見於殿下

者可數萬人分於闕下夾道爲二部爾乃九賓重平臚廬人列言鴻

主羌胡之人皆羅列於朝廷也善曰漢書曰羣臣朝十月儀大行人

設九賓臚句傳韋昭曰九賓則周禮曰九儀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臚傳也次以傳上令也蘇林曰上傳語告下臚

下傳告上句臚猶行也二訓雖殊皆以行上語爲臚也

崇牙張鏞庸善曰毛詩曰崇牙樹羽又曰鏞鼓有斂毛萇詩傳大曰鏞

鼓設崇牙拘虞上板作劍鎧者橫曰拘植曰虞張謂樹之以縣鍾鼓

也善曰毛詩曰崇牙樹羽又曰鏞鼓有斂毛萇詩傳大曰鏞